



□ 12
3598
10



門口 12
號 3598
卷 10



分類 3.1
書號 174.10
通稱

<99-1967>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

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

次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註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疏

子張曰。至已矣。○就

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思皆謂思而未之也。知之何而當先王之孫。義敬哀。子路曰。事君如事親。事親則

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命
致也

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
而大之也人各異德性所近
焉費乎執而不失故述而
篇曰據又貴修而宗之
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
以弘也然道

有疑於子夏之言故實
之於子張此子張舉所
聞于夫子之言也或曰此
與無友不如己者之言相
反如何彼蓋謂好友之者
非曰彼求于我而我必拒
之也
蓋子張之言與汎愛衆
而親仁合友交當如子
夏汎交當如子張
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
者故君子學子費傳

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稟仰
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
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一
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
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
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
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
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得祿也。必
不素食。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
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
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窮直。斬是喪
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爲士如此。則爲
可也。江熙曰。但
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註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疏子張曰。至爲亡。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

為有。存在世不爲用。為亡。沒不惜。

人執德能至弘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
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
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
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
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註言無所輕重也。○世
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
無所輕重也。二章訖。
此是子張語是第一章訖。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

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

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疏子夏至人也此下是第

二。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云子夏云者。子夏弟

子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何者

也。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

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

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

云。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眾來歸我。我

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

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

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

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

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

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

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我

荀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為

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汎交當如子張

者。若德悠悠。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

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

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

蓋交也。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

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

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遇濫。偏則寡合。而

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

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

疏子夏曰。至為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

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

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

小道如諸子百家之屬是也。此言多便於事。且見效速。故俗士庸輩。多悅為之。然致之於遠。則泥而不通。故雖有可觀者。君子不為也。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忘作如是觀。雖佛老

必有可觀者焉

學子進則日知其所亡必有
加於前也德立則月無忘
其所能亦不失其初也學
而不厭者能焉內自省者
能焉論曰天下之美莫大
於知學天下之善莫大於
好學
一章之內不容亡無兩用
故亡者失也

古
博學子則求之也實切問
則無後然之患近思則無
馳遠之弊
蓋切問如切磋之切

言不用其力也主意在百
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
不學

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為也者為猶學
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學百
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故
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
身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為
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亡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能註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已矣○此勸人

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
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合識錄
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
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
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新也日知其
學者也然此即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能故
也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謂為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

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沉問所

味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

解也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

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
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
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
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
者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
可能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范

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眾皆仰之故改之為貴

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

也。疏者先為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

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

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

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

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

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疏孔安國曰文飾其過

不言其情實也。疏君子有過是已誤行非故為也

故知之則改而非小人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

之不肯言已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

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

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

飾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註鄭玄曰厲嚴正也。疏子夏曰至也厲云君

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嚴然者一也君子正其

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

就也注曰溫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憎之也

袁氏注曰溫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憎之也

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

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註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註

子夏曰至已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也。臣為病已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為諛君已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為其所諫之事，是諛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乎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也。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注：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注：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朱註：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盡合理，亦無害。

晏子雜篇以此為晏子之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謂之子夏亦謂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為教，是所以德也。有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學子而篇。

可也。○注：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可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注：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苞

古：君子之教，初無定法，各隨其材而施之，非以其末而先傳之，以其本為後而倦之，非隱之也。區，域也。語類曰：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大小耳。小子之學，但當知此非無本末之辨。區是分限也。代醉白區如瓜、疇芋、區之區。

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
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
小事
君子之道量其人教之
先言君子之道不誣人
有始有卒者謂不倦
也學而不倦孔子所
自道故曰其惟聖人
乎

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

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

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

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

人耳疏子游曰至人乎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

子不能廣學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

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為則可也云抑末云云

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末事耳若本

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云子夏聞之

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鄙已門人故

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

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

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

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傳而後能先王大道即既

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先王大道即既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

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

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

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麓入妙

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

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

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

罔其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

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

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

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

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

文也。學而優則仕。疏云。子夏曰。至則仕。亦勸學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云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減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減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註苞氏曰。言子張之容

子張才識高朗。然勉強為難及之行。未仁。未與國政。

亦子貢廬家上六年之類耳。史記孔子世家。

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云

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為人所能及。故云為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

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註鄭玄曰。言子

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至仁矣。○云

下是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

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雖容儀堂堂。而仁行淺

薄。故云難與並為仁。並。並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

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

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言。使己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焉。亦見曾子所畏。

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也。

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

必自致。盡也。**疏**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

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

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

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馬融曰。孟莊子。

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

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曾子曰。至難也。云曾子

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

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

其他可能。是難之附解

可解

朱注

孟莊子之父獻子名蔑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

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古

父有善政良法而為之子

者不能奉行或輒變更之

以徇其所好者世每有之

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

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

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

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註**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

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

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

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疏**孟氏至勿喜。云孟氏

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

使陽膚為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

也。陽膚將為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

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為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

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

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

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

訟

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傲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不辨。傲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

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疏五章。云子貢曰云云者。紂者。殷家無道君也。無

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

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衆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衆惡人所為惡。皆紂之惡也。

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遍為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靈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疏子貢曰。至

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

以在上者言之。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

伊也。夫子云：不亦宜乎？注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施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云者武叔身是

大夫。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譏孔子也。云曰子

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

於孔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

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

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為

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

易觀譬如居家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闕闕所測牆

下闕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

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

之牆也。云闕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

牆外行得闕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

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

也。云不得見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闕闕唯從門入

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

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

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

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

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

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

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

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

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

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

量也

疏

者猶是前之武叔又譬毀孔子也。云子貢

量也

叔孫武叔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

者猶是前之武叔又譬毀孔子也。云子貢

量也

量也

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訾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亦可毀也。云仲尼云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曾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譬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孔子不幸不得位

立之斯立。顏淵篇曰。民無信不立。上無信則民不立也。之如之可見。餘之八民。與動。微無說。

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疏

陳子禽至及也。云陳子禽云云者。

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

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爾耳。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云者。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慎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爲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爲勝。卽是一言爲不智。故不可不慎也。云夫子之得邦家者者。子禽當是見孔子。不與世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爲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

也。云紘之斯來者。紘。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遠者莫不緇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也哀者。孔子之死。則四海過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疏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

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觀。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註**曆數。謂列次也。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註**苞氏曰。允。信也。困。

自口至○段
堯曰之一章五段別可見
自堯曰至永終一段一
字與曆算日月行道所
歷數度教執事
困極荀子曰雖困四夷

大莫不遺
窮盡

自舜至高一段二
自曰至在朕躬一段三
玄黑也夏尚黑

有罪諸侯之無道

帝臣有通賢才之諸侯
古義帝臣不蔽指伊尹也

萬方猶天下

自周至天一段四

周親之周未註至

仁人謂善人

百姓謂高位高官人

自謹至悅一段五
此章上之四段統謂

滅國有人國潰
絕世有國無人
人諸侯之經跡之謂人
遠民賢才人謂不用

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
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
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
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
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
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
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民悅。

註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

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疏

堯曰：至民悅。○云堯曰者，稱堯之言。

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眾聖。故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

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云咨爾舜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謚也。堯名放勳，謚云堯也。舜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也。堯名放勳，謚云堯也。堯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也。堯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日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咨爾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我命也。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天位也。次云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也。曆數，謂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

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
 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已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
 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
 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曆數以下之言也
 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
 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堯淳既異揖讓之道不行
 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未孫桀
 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
 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
 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
 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夏尚黑爾時湯
 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
 玄牡也云敢昭云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
 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
 也云有罪不敢救者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有
 罪者則湯亦不敢擅救也云帝臣云云者此明有
 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

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
 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
 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
 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
 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為民主我
 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
 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
 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謙共用一辭武與湯同
 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即用湯之告天文
 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文者尚書
 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
 湯其可知也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
 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
 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者已上尚書第
 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
 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云者
 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
 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

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謹猶慎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為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為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為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為天下之民。皆歸心。經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為本。故重民為先也。民以食為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

次重於喪也。喪畢。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眾者。為君上若能寬。則眾所共歸。故云。得眾也。云。敏則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為事功大。易成。故云。有功德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為事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云。列國曰至。若此也。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也。云。周周家至是也。云。此如前通也。云。孔安國曰。至用之也。云。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為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為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子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
 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
 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
 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
 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

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
 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
 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吝吝吝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
 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疏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
 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
 之法也云子張問云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為政
 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
 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
 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
 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諮

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一也。言為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怨者。三也。君能遂已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泰而不驕者，四也。君能恒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云子張云：子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而仁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無眾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眾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為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云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者，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為暴卒。

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

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至人也。

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

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

樂天堂

佐藤了翁

藏書